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

西晉

雷氏曰

真武惠

華亭泰嘗集

高祖宣帝懿

姓司馬氏王金德都洛陽字仲達河內

防京兆尹帝乃防之次子事魏忠烈

景帝師

字子允宣之長子壽四十一

文帝昭

字子景之弟壽五十

乙酉

武帝炎

字安世文之長子寬惠仁厚好莊老之書咸

用天子儀衛之帝自滅吳之後奢侈縱恣後官殆

將萬人嘗乘華車至于所寢已酉四月崩含章發

葬峻陽陵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大始

吳毀神祠被及梵字

吳孫皓始即位改甘露九年下令徧毀神祠被及梵字臣僚諫先帝感瑞初寺不可毀也乃遣臣張昱往告康僧會會挫其辭理辯鋒出昱不能屈歸以會才高聞皓召至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冽而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表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略示其跡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

慶羊

卷二十一

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圃得金像皓使置穢處蒙不潔以為笑樂俄得腫疾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神祠禱諸廟不效宮人有奉佛者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仰視曰佛神若是怪乎曰佛之威靈視神如天淵皓乃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趣迎像龕而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有要并取本業百二十願分二百五十事使皓行住坐卧增益善意及授之五戒少頃疾愈由是奉會為師崇飾寺塔

太始元年月氏國沙門曇摩羅奈晉言法護至洛陽

六國語

燉音屯

護學究三十六國道術兼通其語及自天竺大賈梵  
 本婆羅門經達于玉門曰居燉煌世號燉煌菩薩後  
 游洛邑及之江左永嘉中隨處譯經未嘗暫停時優  
 婆塞聶承遠執筆助翻垂四百卷及承遠卒其子道  
 真者詢稟咨承法護筆授外道真自譯經六十餘卷  
 時晉沙門釋法炬法立支敏度及優婆塞衛仕度等  
 譯出眾經外炬與立等每相參合廣略異同編次部  
 類凡一百四十餘卷復有沙門曩良婁至安法欽竺  
 林蘭白法祖支法度等各出眾經所以西晉已來宣  
 譯漸盛

漸將庶

論曰吳黃武初陸績有言曰後今更六十年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及泰康改元而吳平天下一統果  
 如績言自是才二十載至永寧之初正道虧頽群  
 雄嶽峙趙王勗基叛逆篡主於朝張軌繼請外遷  
 擅據涼土內外糜沸仍漸亂階劉淵所以平陽李  
 雄曰茲并絡懷帝蒙塵外郡愍后播越長安既道  
 藉時興而兩都版蕩法由人顯屬二主恟惶萬姓  
 崩離歸信靡託百官失守釋種無依時有沙門竺  
 法護及釋法炬等忘身利物志在宏宣匪憚苦辛  
 闡法為務護於晉世譯經最多且晉雖不文文才

實著翻傳妙典日有賞音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  
備信源道種相咨而興焉

吳改寶鼎

丙戌 大教東流二百年矣

吳改建衡

丁亥 吳改鳳凰

乙未 吳改天冊

丙申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己亥 九月會公示疾而化

庚子 改太康滅吳 右吳四主六十年而晉併之天下統一統

壬寅 會稽育王塔緣起有劉薩訶病死入冥見梵僧指往

會稽育王塔處懺悔既甦出家名惠達及至會稽徧

求不見偶一夜聞地下鍾聲倍加誠懇經三日忽從地

涌出寶塔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佛像悉具達既見塔

精勤禮懺瑞應甚多明州塔此其始也

庚戌 惠帝哀改永熙字正度武帝次子生而不惠不辨菽麥

大臣致天下大亂為司馬越鳩治十七年

辛亥 改元康又改永平

道家三皇經乃鮑靜所撰十四紙也彼曰凡諸侯有  
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為人父母庶人有

三皇三  
洞經及  
五帝五  
仙圖

此文者錢射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既犯國  
諱永康中被誅出晉史後人改曰三洞至唐二十年  
貞觀間吉州囚人劉紹妻王氏有五嶽真仙圖及鮑  
靜所撰三皇經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辨曰檢囚於王  
氏處得之申省勅令刑部郎中紀懷業等追京下道  
士張惠元成武英等勘問得在先道士鮑靜所撰妄  
為墨本非今九等所造勅令毀除追諸道士及百姓  
有此文者其年冬並集得之遂於禮部廳前悉焚之  
瑞像到龜茲國已上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在西  
來平四年天竺沙門耆域至洛陽指沙門竺法潤曰

甲寅

此菩薩  
羊中來  
衣服華  
嚴違律

此菩薩從羊中來指竺法興曰此菩薩從天中來又  
曰比丘衣服華麗大違戒律非佛意也望見帝都宮  
室曰大略似忉利天宮然人天殊分疲民之力繕刻  
如此不亦侈乎未幾而洛陽亂域辭歸天竺數百人  
遮道請中食乃行域許之明日百餘家域分身同時  
赴之家喜其來及發跡洛南城徐行而追者不及即  
以杖畫地曰于此訣矣是日有出長安者見域在寺  
中有賈胡濕登者其夕會域宿于流沙蓋一昔萬里  
沙門神迹于此為顯云初域來交廣並有靈異既達  
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渡及舡達

岸城已前行路見兩虎席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  
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焉

庚申改永康

辛酉改永寧

正月趙王倫篡位遂誅之

十六國

自永寧之後所在今十六國五涼四燕二趙三秦大夏并蜀為十六

雷氏曰張軌據涼號曰前涼九主六七苻堅侮三

李特據益號曰後蜀六主四六桓温戮辱

劉泓平陽號曰前趙四主二六石勒平勦

石勒襄國號曰後趙六主三二冉閔除討

苻健長安號曰前秦五主四四姚萇反

慕容皝據鄴號曰前燕二主二二滅于苻堅

姚萇長安號曰後秦三主三二劉裕即真

乞伏金城號曰西秦四主二八苻連使賓

呂光姑臧號曰後涼四主十三姚興復疆

慕容山中號曰後燕四主四二馮跋滅焉

烏孤廣武號曰南涼三主十九熾盤偕王

慕德廣固號曰南燕二主十一劉裕得天

李暠燉煌號曰西涼二主二四蒙遜威疆

蒙遜張掖號曰北涼二主三九拓跋乃昌

苻連朔方號曰大夏二主二五魏有天下

馮跋昌黎號曰北燕魏滅二主二十八年

是十六國雜晉魏間

烏然於  
前涼張軌字士彥安史烏氏人漢張耳十七代孫

氏韋  
年晉王翔立十三  
年晉武太元滅

壬戌改大安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黨君之裔自

蜀改年

癸亥  
蜀武帝雄字仲雋特第三子母曰羅氏是年羅尚

年生傷于頭六日  
而卒壽六十一

改永興

前趙劉淵字元海新興兒如人骨頰約為兄弟故子

孫骨姓劉氏都平

丙寅改光熙○蜀改晏平

丁卯懷帝熾改永嘉字豐度武帝二十五子也生而姿治

六年

趙改永鳳

趙和字玄泰淵之子身長八尺既立改年

趙劉聰改稱漢字玄明劉淵第四子性極勇傑承

年時河東大蝗食田唯不食黍豆斬準率人收  
理之哭聲聞十餘里鑽土復出黍豆竟盡食矣

辛未  
捕蝗  
致疾  
漢改嘉平



癸酉

愍帝鄴改建興

字彥奇武帝孫吳王晏之子初即位時長安城中不盈百戶蒿棘成林官

無章服印綬唯乘板署号尔後被劉聰虜之使帝戎服執戟前導降封懷安侯遇害于洛壽十八歲

治四年

涼張寔

字安遜在位五年壽四十八号昭公

石佛至吳

吳中是年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至吳淞江

滬瀆口遙見浮遊道士巫師往迎並風濤汹湧吳縣

朱膺素奉正法乃同數人共迎像於是乘流自到背

有銘誌登舟其輕如羽乃奉安通玄寺供養

今開九寺事載殊林

日隕○三日並出西方○漢星隕平陽化肉

甲戌

漢改建元

丙子

漢改麟嘉

東晉

雷氏曰

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武安

元帝睿改建武

司馬氏王金德迁都建鄴避愍帝名

之子生子洛陽劉聰破洛與王

治六年

叙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為非久晉氏之基魏室遠系

乃誅曹爽而絕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績金承土運曆

數在躬平蜀而降大吳升平而布寬政文既允備武

亦戢戈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莫匪斯焉于

時道俗崩離朝不謀夕寄政江表法隨代興沙門信

士於是攸集故就紀之別號東晉元帝者宣皇曾孫

五日並出江東

恭王覲之子也諱睿字景文初生之辰內有神光一室盡明白毫生于日角之左累官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懷愍敗後百官分離或走江南或為俘戮長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于時忽有五日並出都下勸睿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臨億兆愍帝崩後遂即居尊立元建武曰都建鄴避愍帝諱改名建康先是泰康二年吳舊將管恭作亂太史伍振筮曰恭即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至是果如其言又秦始皇時望氣者云吳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忌之曰殺兵鑿金陵山斷改稱秣陵莫絕其王凡自

政至睿五百二十六年有晉金行奄君四海又時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喪亂宗室中唯瑯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江表而睿首基為帝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跨輿圖下資地勢地負其勢始皇鑿之而弗巨天降其靈劉曜殲之而莫盡爰自建武至于元熙凡十二主一百四年華戎道俗譯經律論垂六百卷而弘法之務至是特盛焉

戊寅改大興

前趙劉曜字永明劉元海族子少孤貧養于元海家而承位十二年改光初元年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其先兇奴別部也年十四至洛陽倚笑上都門王衍異之

已卯

曰胡雖生視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遣人收之會勒已去後起兵據襄國一十五年壽六十勒初暴政及見圖澄鉢長青蓮之驗

辛巳

涼茂字成遜寔之弟在位四年

壬午

改永昌上憂崩

十

天竺沙門吉友抵建康丞相王道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祿周顓廷尉桓彝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聲名著搢紳間嘗對王道解帶盤礴尚書卜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卜令軌度格物吾正當以此應之耳桓彝欲為友作目久之未得友曰尸黎密此云可謂卓朗彝絕嘆以為

盡品目之極大將軍處仲聞友為諸公器重心未然及見不覺手足增敬周顓為僕射領選將入局過友嘆曰為朝廷選賢得如君真令人無愧耳及顓歿友慰其孤對靈作梵唄清響凌雲又呪語千餘言而去王道嘗戲之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友笑曰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時以為名言譯孔雀經梵名尸黎密蓋讓王位出家如吳泰伯然

癸未

明帝紹改太寧

字道畿元之長子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克復大業惜乎降年未未

致太平崩壽二治三年

乙酉

涼駿

字公建寔之子立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  
寐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曰而有孕既誕拳左  
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曰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  
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  
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華而勝之以固其  
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  
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  
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  
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  
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

師子遇難

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  
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  
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階隱山谷時  
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克暴而色力  
充盛一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曰果王即頓釋  
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於飲食中祖  
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  
十載太子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  
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遠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

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  
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邪祖曰  
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  
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  
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  
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  
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曰  
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智

惠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  
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  
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  
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本性無道  
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  
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  
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  
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剎浮  
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成帝衍政咸和

字世根明帝長子五歲即位更后臨政壽二十五

治十七年

十五

三藏理法師名惠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來遊此土至杭州見山岩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洞窟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之信飛來由是得名師即地建兩剎先靈鷲後靈隱常宴坐岩中號理公岩今壅塔在焉

戊子

趙改太和

庚寅

後趙改建正

壬辰

燕慕容皝立

癸巳

蜀斑

字世文雄兄之子初習南平將軍後立為太子斑侍卒而立一年後為雄子越殺之

壽一

趙弘 字大雅勅之次子立一

趙石虎 勅種改元建熙

乙未 改咸康。趙改建武

蜀期 字世運雄弟四子立三年改元玉桓後自縊死雄諸子皆為壽所殺

丙申 後趙大旱米斗直金一斤

蜀壽 字武考驥之子雄之弟殺期自立六年改元漢興國号漢

戊戌

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以允舅輔政奏沙門應盡禮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致拜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合而門下承冰風旨為駁尚書令充僕射

庚永  
屈僧  
拜俗

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懷戴廣等奏曰世祖武皇帝以  
威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  
屈膝顧以不變其脩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臣  
等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冰固謂應盡敬下  
制曰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旁通誠  
當無恠况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後原先王所以尚  
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遊盤辟哉良有以也既  
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  
果有佛耶無佛耶有則其道固弘無則義將安取縱  
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躰而當

矯形躰違常度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  
有由来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  
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稀未公棄禮於一朝  
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所甚疑也  
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宵懷  
耳軌憲宏謨固不可廢之於正朝凡此等類皆晉民  
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日所說之難辨假服飾  
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  
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  
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充等重抗表曰臣等暗

何文議  
不應拜

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  
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然攷其遺文  
鑽其旨要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  
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精妙且興自漢  
世迄至于今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  
其比也夫議有損也况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  
之微增潤岱岳區區之况上禪皇極今一令其弊遂壞  
其法備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怨懼隱之  
臣心竊所未安臣雖愚蔽詎敢以偏見疑悞聖聽直  
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度而幽

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冰猶以  
為不可復下制曰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  
言所盡然較略其大人神常度粗復有今例用大率  
百王制法雖文質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  
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  
善粗擬似人倫而更與世之略其禮敬服禮重矣敬  
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城  
之民非好卑也而尊卑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  
亂斯曩聖所以憲章國体宜而不惑也通才博採往  
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



悽音  
悽

耶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  
可以參治而况都無而當以兩行耶克等三上章執  
奏曰臣等雖誠愚蔽不通遠旨至軋軋夙夜思循王  
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  
尊卑憲度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守戒專專然及為  
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薦巨身不恪曷敢以形骸而  
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裕之備情  
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  
法是以先聖御世曰而弗革也然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臣等悽悽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曰其所利而

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  
有守一脩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水議遂寢  
何克字次道廬江潛人魏光祿大夫晏之孫少以文  
義見稱初為王敦掾敦兄舍守廬江貪汚敦嘗於坐  
稱之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士人稱之克正色曰克  
即彼郡人所聞異此敦默然坐客皆為不安克晏然  
自若丞相庾亮嘗薦之於明帝曰何克器局方槩有  
萬夫之望若能總錄朝端為老臣副及克拜尚書令  
推能用功不私樹恩世甚重之初阮裕嘗戲之曰卿  
志大宇宙勇邁前古克審其故裕曰我國數千戶郡

尚未能仰圖作佛不亦大乎卒年五十有五其後門  
世事佛甚精厥孫尚之及點胤等並建大義闡明佛  
法云

癸卯 康帝嶽改建元字世同成之母弟年二十一即位庾亮為相專權後崩式乾殿壽二十三

葬昌陵 治二年

甲辰 蜀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十四圖善俯仰立五年改九太和後死建康

乙巳 穆帝聃改永和字彭祖康之長子二歲即位母褚后臨朝壽十九崩于顯陽殿葬永平陵

在位十七年

丙午 蜀改嘉寧

丁未 涼張重華字大臨駿次子立七年壽二十七

戊申 後趙佛圖澄諫殺太子宣

巳酉 後趙改太寧即帝位尋死而國亂

前燕儁姓慕容字子英祖名亮字奕昌黎棘城鮮卑人其先有能之裔世居此夷邑于紫蒙

之野晉封燕王遷都龍城生子皝儁乃皝之次子也居鄴十一年壽四十二歲

九 天竺佛圖澄至洛自言百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

不食善誦呪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讀書

則拔綿出光照室又每臨溪徒孔中出腸胃洗濯還

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寇亂潛

伏草野以觀時變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杖錫謁

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呪之俄青蓮花生鉢

青蓮 呪鉢生

通鑑卷之六  
中光色耀目勒由此神敬延之軍中未幾劉曜求戰以決雌雄左右以為未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投也言軍出投得劉曜又令童子潔齋三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塗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燦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一人白皙以朱絲縛肘澄曰此即曜也勒遂出戰果生擒劉曜勒稱趙王行皇帝事敬澄弥薦每舉事必咨而後行勒殂弟季龍襲其位徙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下令衣以綾錦乘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

輿升殿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勅司空李農朝夕問候時支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季龍為鷗鳥耶及晉軍侵淮四季龍怒曰吾奉佛供僧返更致寇佛無神矣澄入見曰陛下前身為商人經罽賓寺設大會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有聖者曰此檀越報盡為雞乃王晉地今陛下為天子豈非奉佛供僧而致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寶興毒念乎季龍悔謝曰問曰佛法不殺朕為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讚法道不為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為惡化之不悛者其可

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尚書張離家富  
事佛而所為不法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君雖崇飾  
寺塔而貪冒不已無益也及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  
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  
脩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  
無玷雖死如生咸無焉千歲尚何益哉然有可恨者  
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布政猛虐賞  
罰交濫特違聖教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號慟嗚咽澄  
安坐而逝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閔以聞季龍  
命發塚視之唯塊石存焉季龍大惡之歎曰石吾姓

也大和尚埋我而去其能久乎未幾石氏果滅澄度  
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向之涕唾每相  
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如此自大  
教東來至澄而盛

論曰大覺璉禪師有云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  
易由生民已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  
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  
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至周衰先  
王之法壞禮義已迫為秦漢則無所不至而天下  
至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世尊之教入東土示

庚戌

以性命之理教以慈悲之行冬也自茲斯言觀澄公區區西來當石勒季龍礚暴虓噬之際而能憫物垂軌示以玄言德祥導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於戲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

趙石祗

三月即位襄國改求寧去帝号劉顯殺祗

鄴敗還魏克襄國殺顯及公卿焚宮室遷其民于鄴至辛亥國除

魏冉閔

殺石虎子孫十八人及胡羯二萬人壬子

遇往山七里之內草木皆枯半年不雨祭之乃雨國除

前秦苻健

字建業洪第三子洛陽臨渭氏人其先有扈之裔父洪字廣世為西戎酋長初

辛亥

世尊入滅一千三百年矣

燕改元璽

涼張祚

政和平元

苻生

字長生健第三子立二年改元壽光二十三年為堅殺之

涼張玄靚立

丁巳

改升平帝加九服

苻堅

字永固洪之子雄武智畧尽有中原以百

終改元永興

壬子

甲寅

乙卯

丁巳

燕改壽光

釋涉公本蜀人也預言多驗遊化至長安時天大旱

堅命師祈雨呪龍鉢中其雨沛然恪加敬事師不食

五穀日行五百里是年示滅而歲復旱堅謂祕書朱

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于雲漢哉其思仰如此

秦改甘露

燕慕容暉

字景茂儁第二子儁立十年改元建熙

沙門于法開蘭公徒弟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醫法嘗

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祀神

開令取肉為羹進竟目氣針之須臾羊瘻裏見而出

祈中龍鉢中

巳未

審

辛酉

世

或問法師高明剏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壬戌

哀帝不改隆和字千齡成之長子即位備身後斷髮

十五葬于安平陵治四年

梅檀瑞像已上六十八年在龜茲此下一十四年在西涼府

癸亥改興寧

涼張天錫立

駿之少子打靚委政與臣謀殺自立至丙子為符堅所虜

是年哀帝詔法師竺潛講般若於禁中嘗著履至殿

中人聚觀歎道德高風初不省有市朝時簡文輔政

廿三

甲子

一

惛徒  
鑒

通車六卷

十一

中國勅  
葬沙門  
自此始

廿四

沛國劉惛嘗遇潜於簡文座中嘲曰道人亦遊朱門  
乎對曰君自見朱門貧道以為蓬戶及辭還剡山支  
道寓書求買沃州小嶺歸隱潜荅曰欲來當給未聞  
巢由買山而隱也寧康二年卒武帝下詔曰法深理  
悟虛遠風鑑清高棄宰輔之榮襲漆衣之素山居世  
外篤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遷謝用痛于  
懷其賜緡錢十萬助建瑩塔潜字法深凡中國勅葬  
沙門自潜而始

法師支遁字道林與謝太傅安王右軍羲之厚善安  
守吳興以書抵遁畧曰思君日積比辰尤甚知欲還

剡自治為之愴然人生如寄耳自頃風流得意事  
磨滅都盡唯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消遣之一  
日千載也及竺潜辭關有詔道繼講法於禁中一時  
名士殷浩郗超孫綽栢彥表王敬仁何充王坦之袁  
彥伯並與結方外交天下想見其標致者劉系謁于  
白馬寺談莊周以適性為逍遙遁曰不然桀跖以殘  
虐為性豈亦逍遙乎於是注逍遙篇學者宗之王濛  
嘗極精思作數百語詣遁曰與君別久而君了不長  
何也濛慚汗曰絳鉢之王何也郗超嘗問謝太傅曰  
遁談何如愁中散太傅曰愁努力裁得半耳又曰何

通車六卷

十一

如殷浩太傅曰疊疊論辨恐當抗衡超拔淵源殷有  
慚德超後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  
年來紹隆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太和二年廢  
帝海西公在位遁抗表辭還山有詔資給敦遣諸公  
袒餞于征虜亭蔡子升者先至近道林坐適起而謝  
萬亟趨其處子升還合禪舉萬投諸地萬曰幾損我  
面子升曰吾初不為卿回計其為當時所慕如此晚  
居山陰講維摩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衆意詢不能  
難及詢設難又意遁不能通而賓主之難相尋無窮  
聽者多言自得遁旨詰之輒失著即色游玄聖不辯  
綿綿不與氣運俱盡也

五

知等論有遺其馬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其  
鶴者縱之曰冲天之物豈耳目玩哉君子多其達及  
卒戴逵過其塔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計神理  
為主簿超羨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謝安王坦之詣溫府溫先令超  
卧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超生可謂入  
幕之賓矣超喜隱遁聞拂衣者必為起屋具器用遺之



支道林每謂其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甚重之又與汰  
法師厚善嘗約先歿者凡幽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  
汰卒一夕見夢曰向與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  
君無忌脩德以昇濟神明超由是循道彌篤云

秦改建元

乙丑

廢帝奕

字延齡哀之母弟後大司馬相温廢  
為海西公十月卒于吳壽三十五 改太和

在治五年

丁卯

大教東被三百年矣

釋道安者姓衛常山扶柳人圖澄之門學家世英儒  
早失覆廕為表兄所養早年讀書一覽無忘十一出

家而能日記萬言終為緇林奇表寧康初安於襄陽  
檀溪寺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至方山而止光明  
燭天傾都瞻拜歡呼動山谷秦主苻堅送外國金飾  
倚像金縷結珠彌勒等安每講設以作證一夕像光  
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習鑿齒襄陽高士先以書通  
好乃詣安自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相  
得歡甚即以書抵謝東山稱安蓋非常勝士恨公不  
一見耳孝武帝聞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下  
使大法流行為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  
資給安固辭不受未幾苻堅攻陷襄陽得安而喜謂

十方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

左右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為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安入關沙門萬數皆隨師姓而名安曰師莫如佛世也應沙門宜以釋為氏及增一阿舍經至乃云四河入海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遂與經符合焉世益重之又藍田得古鼎容二十有七斛腹有篆文朝無識之者有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由是苻堅勅三館學士有所疑皆師於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時苻氏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唯建康未服堅雅意欲取而有之群臣諫不從太尉苻融者即

安不師安義不禁難

頭請安為蒼生一言安諾及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進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怒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易輦輦之榮未稱其德即詔翼扶安登輦於是翼跪而掖之堅頷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以巡狩登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士東南地區勢卑氣厲昔舜禹游而不返始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未見其可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其論可

聽堅曰非區域不廣也朕欲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  
順時巡狩且有格言儻如高論則帝王無省方之文  
乎安曰必欲往宜駐蹕洛陽枕戈畜銳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納太元七年堅自將步騎百  
萬次壽春為晉徐州刺史謝玄所敗單騎遁還安每  
疏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厖眉尊者降安出所製似  
之尊者欽歎以為盡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識  
其為賓頭盧也曰設日供祀之今供賓頭自安而始  
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知名于世有法遇者傳教  
長沙門徒數百有私飲者遇縱而不舉安兼知之即

董眾無狀而遠遺師憂

仇他活

封荆以寄遇抱荆而泣曰董眾無狀而遠遺師憂於  
是俯伏躬受其譴太元十四年正月晦日安命其徒  
具浴忽見異僧出入隙中安以生處問之僧指西北  
即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率天也是夕有數百  
小兒皆就浴而去識者以為應真之侶也二月八日  
跣趺而逝安兒仇而姿黑博學善詞章諺曰漆道人  
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許隆起如印時號印手菩薩  
著僧屣軌範及法門清式二十四條世遵行之  
論曰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  
遠公是三大士化儀軌則或無以異至於出處操

尚若相戾者何哉大抵晉室渡江自明帝之後當代時君雖無可稱者然而朝廷紀綱法度未始或虧當是之際故遠公得以遂其高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若澄安二公失身偏霸之朝萬一不區區俯仰曲徇其情彼季龍苻堅其肯容之高卧山林而不為之屈耶此古所謂易地皆然三大士有之矣孟軻氏稱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者良以其道通方而善趨時也世謂澄安之操不逮遠公吾弗信矣

孫綽字興公父楚有重望綽博學美文辭與高陽許

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友道林問綽曰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生面嘗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以擲地當作金聲榮期曰恐此金聲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於吾道多有論撰具見弘明等集年五十八卒史臣稱綽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操心學佛甚為江左諸公卿仰慕簡文帝高其風每月白風恬思清言妙理必造焉至其疊疊簡文不覺前席達旦

忘倦帝謂親友曰玄度才情故未易有劉真長為時  
譚宗而與結清言友每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為輕  
薄令尹又嘗曰清風明月何嘗不惡玄度

戊辰。王珣與弟珉捨宅為寺今虜丘是也

庚午。符堅滅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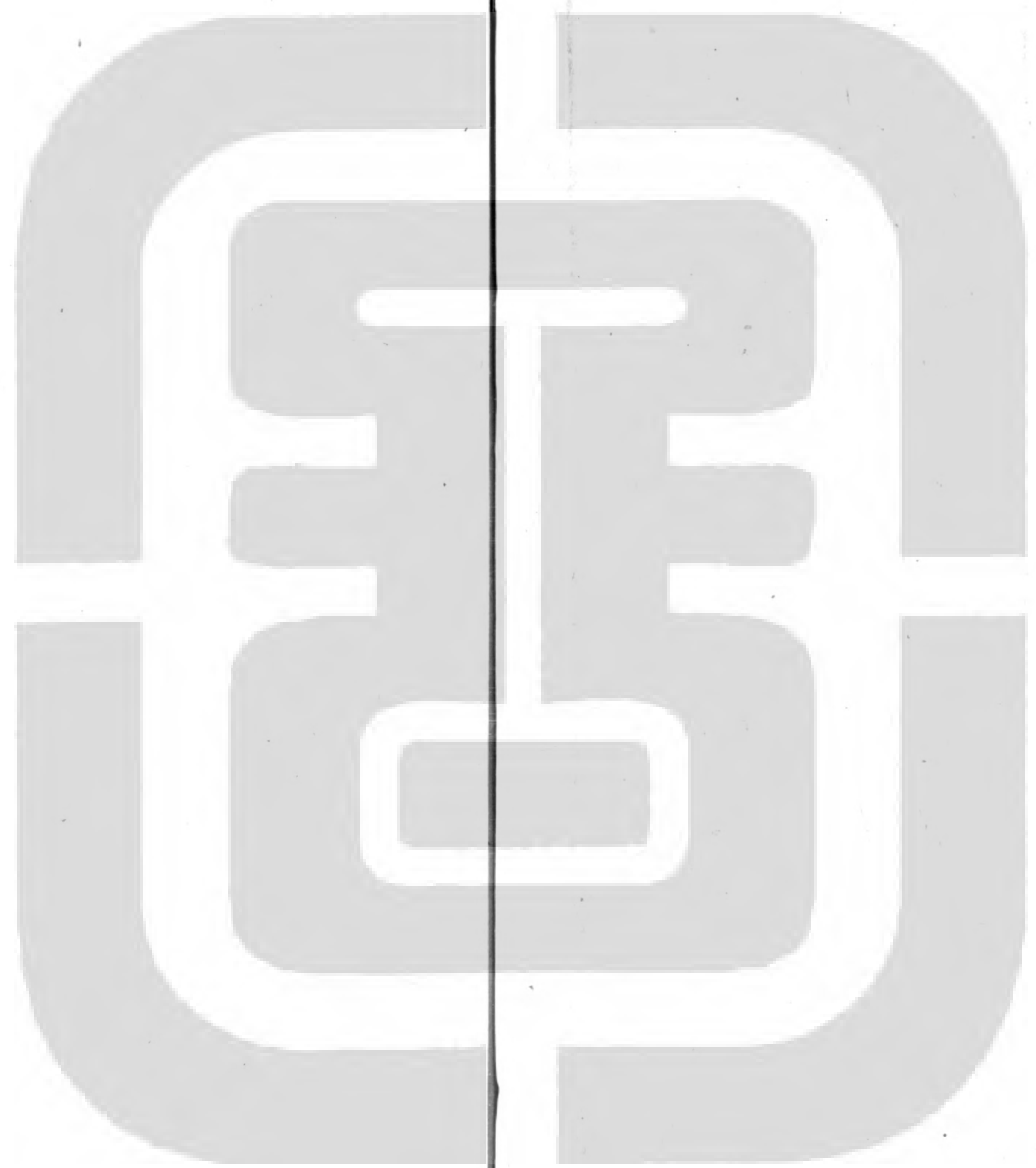
晉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足造之溫敬而不倦浴必  
移髮訝而私覲見足揮刃自割截支分鬻有頃屋出  
溫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  
聞此悵然乃心及遂辭不測所之出感錄

辛酉。簡文帝昱

字道萬元之少子神識怡暢無濟世之畧後崩于東堂壽五十葬高平陵

改咸安。是年彗星現帝詔竺法曠禳之曠曰陛下  
當勤脩德政以賽天譴貪道當盡情帝乃齋懺灾  
遂滅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通車以考

七

